

编者按：

人们不会忘记 1999 年 10 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曾往费城拜望过的一位中国老人——那就是顾毓秀——江泽民主席在上海交大读书时的老师。

顾毓秀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戏剧家、佛学家和国际桂冠诗人，一生出版了 76 部著作的文理兼通大师。他是唯一获得国际电子领域最高奖项“兰姆”奖的中国人，且今年又在 98 岁高龄荣获国际电路及系统的学术金奖。本刊特介绍此篇由海盐籍旅居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终身教授卢焕章所写的文章，以饗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海盐籍游子在国外孜孜求学、艰苦奋斗，成为一位令人钦佩的知名科学家的经历。

顾毓秀先生的启迪

卢 焕 章

1980 年 10 月，我被中国科学院以访问学者派到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进修，我们一行 25 人从北京经巴黎、纽约来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然后再分赴各地。我从华盛顿乘飞机到费城那天才知道使馆未能与我的导师福尔（Fail）联系上，所以到了费城没人来接；要了一趟出租车去学校。车从机场穿过市区来到大学，但出租车司机只知学校在何处，而不知我要去的地球科学系在何处。车到学校中心我就下了车，一看表已下午四点多，拖着行李只好在校园

内的 International House 住下。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也差，要想法找一个住处，以便安顿下来。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就站在学校图书馆的门前，希望能找到一位中国人，请他指点一下。等了一个多钟头，硬是未见到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是去地球科学系。

地球科学系位于一幢三层楼的老房子中，外墙上的红砖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已风化。我怯生生地走进了系办公室，用生硬的英语说：“我要找福尔教授。”不久福尔来了。福尔是一位很热情的人，宽宽的身材，见了我特别高兴，说不知道你今天来，否则我可以到机场去接你。随后他带我参观了地球科学系，与所有的教授和部分学生见面。福尔那天很高兴，一会儿叫人去给我整理办公室，一会儿找人帮忙给我找住处，一会儿又叫人给我办图书馆借书证。中午的时候，系里举行了欢迎会，福尔在会上说，相隔了三十多年，一位中国学者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真不容易啊，同时我们也感到很荣幸，通过卢先生的来访，我们可以驾起交流的桥梁。

下午的时候，我正在我的办公室看书，福尔给我带来了“费城日报”的记者。从来未见过记者的我心情有点慌张，我先告诉他我早上在校园中寻找中国人的心境，同时也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第二天上午一到系里，一份当天的费城日报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整整半个版面上对我的采访作了介绍，题目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学者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副题是：卢先生说费城与上海相比，费城的街上看不到很多人。上面还登了福尔带我参观地球科学系的照

片。我把那份报导看了一下觉得还十分友好。正在这个时候系秘书敲了我的门，她带来了一位瘦瘦的，戴着眼镜，头发花白，右手执一根拐杖，左手拿着一份报纸的中国人。秘书说，这是顾博士，他是来看你的。我的眼睛充满了疑惑，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没等我开口，顾先生就用中文作了自我介绍：“我叫顾毓秀，我看了今天的日报就赶来了，欢迎您”。过不一会儿，福尔教授也来了，他给我介绍说这位顾博士是我校的教授，曾任我校工程院院长，很有名气。顾先生说很高兴见到从大陆来的中国人，我也在上海、北京呆过，你有什么事尽管可以来找我。我说很感谢，但不知如何能找到您。先生说那好，你现在就跟我走一趟，一方面介绍一下校园，另一方面认一下我的办公室。这样你下次就好找了。先生拄着拐杖，扶着楼梯的栏杆，一步一步地下了楼，出了大门又艰难地下了台阶。我看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行动又不方便，冒着雨来看我，昨天早上那种身在异国心境凄凉的感觉突然消失了。一路上每过一幢楼，先生就告诉我这是哪个系，到了工程学院时，先生领我走进一座实验室，很大一间房子，先生给我介绍说，这是美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那闪着萤光的电子管仍然亮着，最后我们来到了先生的办公室，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四周林立着装满书的书架。

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待了几周后，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怎么才能学得快，学得好，我带了这个问题去请教顾先生。先生略为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的问题是你要进入这个社会才能学到东西，所以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写过什么，得过什么，这都是过去，来

到这里要重新学起。我给你说一下我的经历，不过只是对你说。1949年前我在中国大陆时也在大学教过书，当过校长，当过教育部次长。”我对次长这个名词很陌生，脸上顿了一下，先生说：“次长就相当于副部长的意思。”我说，那时您的位子很高。先生说：“是的，可是我在49年后离开中国前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时，美国人才不管你过去当过什么，我从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做起，在实验室作实验，一个实验一个实验地做，最后我的成果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所采用，后来应聘到这个大学当教授，才被美国学术界所承认。”顾先生的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切从零开始。

后来，我的导师福尔找到我，叫我在1981年1月开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说这对你今后的学术研究有好处，但我当时的身份是访问学者不允许读学位，我给中国科学院去了一信询问读学位的可能性。回答说：你的学问已达到博士的水平，不用读学位，二年到时应按时返国。我与顾先生谈起这件事，先生说学问和学位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事，但读学位是件好事，可主意你要自己拿。我的导师福尔极力主张我去读学位，我自己也感到，到这个大学后旁听了几门课，但旁听终究是旁听，压力没有，收获不大，但真的要读学位还存在许多不定的因素：其一是国内要求二年准时返国，也就是1982年10月期满要返国，而读博士要修12门课，每学期3门，要迟到1982年12月才结束必修的课程，其次读博士除了12门必修课外，还要作一个开题报告，博士资格考试，作实验，写出

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么多的事二年内能完成吗？想起福尔和顾先生的鼓舞，我决定试一试，因为那要比旁听的好。从那天起，我是从早到晚，从周一到日均关在实验室中度过的。81年的上半年修了三门课，完成了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夏天作实验，秋天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82年9月起开始撰写博士论文。12月完成了12门必修课。82年12月15日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12月17日费城日报又刊登了大版的消息，题目是：《卢焕章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副题是：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在费城获得的第一个学位，卢先生行将返国。离开之前顾先生为我饯行，那天他特别高兴，手中拿着那份报纸说：“你创造了你的记录，也创造了用二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记录。”我说十分感谢先生的启迪。（作者从2000年2月2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得知顾先生仅用4年半时间就在MIT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在这之前顾先生从未述及）。他希望我回国后能学业有成，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美国学习和进修。1982年12月28日，我回到了北京。

1986年5月我应聘到魁北克大学任教。1987年1月中旬我重返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应邀在地球科学系作一报告，顾先生也出席了那个报告会，并在大学的Faculty club请我吃饭，在那个club，先生带我参观了经他帮忙从台湾买来的张大千先生的两幅名画，记得先生对那两幅画的写意、工法讲解得十分清楚。随即又送我一本刚出版的他的近作《和唐诗三〇三首》。这是一本由他的夫

人题写书名在台湾出版的诗集。我在费城详读了这本诗集，方知道先生十分精通诗韵。他写的诗包括了五律、五绝、七律和七绝，样样精通。那年我才知道先生不仅是一位天才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先生在书末的附录中有他写的其他诗歌，其中有一首“乙丑春分三绝句”十分感人。第一绝句的题目是：过去是梦，第二绝句：现在是电，第三绝句：未来是云，今将第二绝句抄录如下：

(二) 现在是电

科学探研双甲子 电波瞬变最神奇

卫星绕地成天眼 信息灵通宇宙驰

短短四句诗把电的世界描述得五彩缤纷。

人民日报最近介绍了顾先生年近百岁获金奖。我把自己受到先生启宙的点滴写出来，并贺先生获此殊荣。

黄源先生最近体检显示他将成为文坛大寿星

谢德铤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浙江省文联、省作协名誉主席、省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黄源先生今年已满九十五周岁，是浙江著名长寿老人。日前，笔者曾专程前往杭州洪春桥畔，浙江医院慰问并看望了正在接受监护的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入室弟子黄源先生。由于事先有约，九点刚过，黄老就已在十病区 102 室门口迎候了。天气虽已入春，但气温仍然偏低。黄老穿着自制的棉大袍，头戴毛

线帽，脸色红润，步履稳健，知道我是从鲁迅故乡来的，很快就谈开了。我问起健康状况，他笑着说：“去年年底，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咳嗽久治不愈，医院也发了病危通知。但医了一段时间，病出乎意外地好起来了。到今年年初，已经基本康复。”

我们为黄老病情好转而高兴，也为他转危为安而庆幸。为了证实这一情况，我特地到医生值班室了解老人的病况，以及最新的体检状况。承值班医护人员叶莉、王雁、张文姚同志配合支持，找到了老人的病历记录。他们说，这位九五老人，不愧为新四军的钢铁战士、中国文坛的老寿星，其春节期间的体检主要指标为：

体温	36.7℃	脉搏	72次/分
呼吸	18次/分	血压	115/60MMHG
尿糖	阴，正常	血糖	略偏高一点，基本稳定

笔者当场抄录了上述各项指标，然后回到黄老卧室，把最新数据交给黄老过目。大约此前他从未亲见过这第一手科学记载，黄老见了十分高兴，当即要求笔者抄录一份给他，并补充说：“还有一条：我每天上午11点准时大便，很有规律。”笔者遵嘱当场记下了黄老这句嘱咐的话。

叶莉等医护人员最后跟我们谈了他们对黄老总的印象：黄老虽已老弱（这是自然规律），但思维清晰，举止稳健，语言很有条理，每天仍坚持会客与写作。总的说来，这位九秩老人生命体征良好，全身并无大病。如无意外事故，长命百岁应无问题。

现在，黄老正全力以赴，赶写他最后一部著作《黄源回忆录》，

约 30 余万字。现已基本完稿。我们预祝他著作早日出版，生命之树常青！

《黄源写真集》内容掇英

——读《黄源写真集》札记

谢德铤

一部全面反映我国老一辈著名作家、老革命家黄源先生生平事迹的影集《黄源写真集》，最近已由其子嗣黄明明同志搜集、整理、考订并逐条详加说明后编成。全书共收入黄源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共 260 余幅，都是从黄源先生本人及家属亲自收藏保存的一千多幅珍贵照片中精选出来的，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和收藏保存价值，在国内也还是第一次结集成书。

写真，又叫写生，是绘画创作中的技法之一，是描摹、摹拟绘画对象的意思。《现代汉语小词典》诠释云：写真就是：(1)画人像；(2)画的人像；(3)对事物的如实描绘。目前，写真一词不仅使用于绘画，也广泛使用于摄影等艺术创作中。《黄源写真集》中的“写真”，实际上就是黄源先生近百年中的照片集和影集。

《黄源写真集》共分 7 册，真实地反映了黄源这位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贡献，反映了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以及建国 50 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中英勇奋斗的足迹。

(一)《黄源写真集》第1册，真实记录了黄源出生的时代社会环境及在初期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特别是与我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的亲密交往与战斗友谊。其中，他念过书的海盐县西塘镇小学旧址和1925年上海立达学园外景，距今已有80多年，这些不可多得的历史照片，也是写真集中最富历史价值的珍贵照片。1929年华通社出版了黄源第一部著作《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次年出版了其译著《将军死在床上》，1932年又出译著《1902年组》、高尔基《三人》等，都是他早期著名的翻译作品，是研究他生平和创作的重要作品。

这一册还集中展示了他与鲁迅先生的亲密交往，其中有1927年10月他听鲁迅先生讲演并作记录的上海劳动大学编译室照片，他参编的原《文学》编辑部旧址，他主编的《译文》一期一卷、二期的照片。尤其是鲁迅致黄源(河清)信的手迹，鲁迅赠黄源的《卜·氏集》，1936年鲁迅逝世前亲手赠送给黄源的私人照片，更十分珍贵。1936年初，鲁迅将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稿请黄源转交巴金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原稿则送黄源保存。这些极珍贵的文学资料，现在以照片形式公诸于世。此外，还有黄源摘抄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也是反帝反法西斯的珍贵文献，上面有鲁迅、巴金、欧阳山等63位著名作家的签名。1936年10月21日鲁迅先生葬仪时，黄源等16位青年作家曾一起为鲁迅抬棺安葬，场面热烈感人。此外，黄源还珍藏着当年印制的鲁迅画片，次年他又参与编辑了《鲁

迅先生纪念集》。如今，书的封面照片也被收入在第 1 册里。1936 年 7 月 16 日黄源送萧红去日本饯行时照片等，也是首次公诸于世的，令人耳目一新，为鲁迅研究界和文物工作者所看重。

(二)《黄源写真集》第 2 册，集中记录了鲁迅逝世后，他离开上海，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熔炉中经受考验，照片中有他与聂绀弩、彭柏山等革命文化人，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照片；他珍藏多年的叶挺将军讲话照片，以及与新四军其他高级领导人李一氓、粟裕、陈毅等的合影。此外，还有皖南泾县云岭村新四军军部驻地照片，军部抗敌出版社，出版的《抗敌》杂志，《新四军一日》征稿启事等，也是难得一见的好照片。皖南事迹以后，叶挺将军被俘，在狱中写了《囚语》，石西民同志误以为黄源也已牺牲，写了《悼黄源》的悼念文章，目前已很不容易见到，本书也都拍摄成照片或将全文收入其中。黄源在新四军中仍坚持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继续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照片展示了黄源工作过的浙东鲁迅学院旧址。这一册还展示他在北撤前夕，与楼适夷、何克希等人的合影，北撤以后与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的合影，与叶飞、谭启龙、唐克和战斗英雄们的合影，黄源与警卫员的照片，解放战争时期他读过的 1946 年版《毛选》的照片，还收录了陈毅、粟裕、黄源在前线视察的照片，叶飞司令员送给黄源的照片（背面有叶司令员的亲笔题字）。此外 1949 年 5 月他随解放大军解放大上海时使用过的“特别通行证”，以及与上海文管会部分领导同志夏衍、于伶、唐守愚等人的合影。黄源说：“鲁迅逝世前，我跟鲁迅

战斗；鲁迅逝世后，我跟共产党，跟新四军搞武装斗争。”这一册照片生动证实了他与我们党、跟新四军的极其亲密的关系，以及他所选择的理想与道路的正确性。这一册，还展示了他荣获的“解放华中纪念章”，及他使用过的新四军战士的帽徽、渡江战役纪念章、“华东大学”校徽等。

(三)《黄源写真集》第三集，集中反映了建国以后，毛泽东任命他为华东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通知书，周恩来任命他为浙江省文化局局长的任命书。1950年他在上海时的留影，以及当年使用过的“工会证”等珍贵证件，也都收录在内。黄源在建国以后，作为上海市和浙江省文化界主要领导人，仍专注于纪念鲁迅、宣传鲁迅活动。毛泽东手书“鲁迅先生之墓”六字，就是他到北京专程请毛主席题写的。照片集还展示了他当年与巴金等祭扫鲁迅墓的情状，以及接见苏联法捷耶夫、爱仑堡、罗果夫等著名作家和汉学家的照片，以及1956年与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合影。还有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送给他的照片，上面有梅氏的红色题字，也弥足珍贵。

1958年，黄源被错划为右派后，被派至农村劳动。照片集不为贤者讳，突出展示了1958—1959年两年间黄源在瑞安县塘下劳动，在麦田里所拍摄的照片，和他当年劳动时住过的农村旧屋。后来，黄源平反落实政策后，对塘下劳动时的这段生活仍念念不忘。97年除夕，邵宅村村庆，黄源特派儿子前往该村祝贺，并满怀深情地题字曰：“我于1958年、59年下放在瑞安塘下，在邵宅村住

了两年，五八年的年夜，我陪同房东到生产队结帐，他年终的工资2元，又借2元，以4元过年，我吃公粮，寄食他家，仅我一人吃白米饭。事隔数十年，如今全村总值达两亿多，人均收入五千多元，奔小康，共建社会主义新村。我已九二老人，不能远行，特派我儿子黄明明前来祝贺。”

(四)《黄源写真集》第4册，集中展示了三中全会以后，黄源恢复了原有级别与工资，回到文化战线领导岗位，担任省文联、作协主席、名誉主席、鲁迅研究会会长，继续为革命文化工作作出新贡献，重点是他不顾年事已高，抓住一切时机，全力讴歌鲁迅、宣传鲁迅、学习鲁迅的感人情景。这一册中，有他与骆宾基、萧军、秦牧的合影，与夏衍、孙席珍、于冠西等老一辈鲁迅研究家的合影，与周海婴、萧军、王士菁在81年杭州孤山鲁迅铜像前的合影；与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在绍兴鲁迅故居的合影；与萧乾夫妇、艾青夫妇、与夏衍在杭州的合影；与楼适夷在富阳、与巴金、萧军在杭州、与陈白尘在南京、与胡乔木在北京时的照片等。这一册照片较多的是反映黄源在三中全会以后从事繁忙的外事及文化活动的照片，如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与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的合影，也反映了他日常的家庭生活片断。如1979年初春，黄源与子女、孙儿在西泠桥畔合影等。杭州葛岭是他晚年工作之地，生活之乡。他已住了近半个世纪。这一册收集照片最多，内容广泛多样，也是研究他生活、思想和创作的重要资料。

(五)《黄源写真集》第5册，继续反映黄源在八九十年代生活

和工作的情况，重点仍然是他为学习鲁迅、宣传鲁迅殚精竭虑、不遗余力。1986年，他第一次陪老友巴金到绍兴，游览鲁迅故居百草园后，又游了绍兴大禹陵，在绍兴留下了珍贵的踪迹。不久，茅盾九十岁华诞，他在北京参观茅盾故居和孔罗荪、茅盾之子韦韬一起合影。1996年10月，鲁迅逝世50周年时，他在绍兴三味书屋鲁迅坐过的位子上摄影留念，寄托对先师的缅怀追念之情。他还与周而复一起参观绍兴鲁迅故居。1987年，他在富阳又与许杰、楼适夷、柯灵、王西彦等七位老作家在富春江上留影。他还陪同丁玲看望在杭州学土坊的陈学昭女士，并与省政协领导刘枫、叶文玲等合影留念。这一册内容十分丰富，还载有他与郁达夫侄女郁风在富阳合影，与著名昆剧演员周传瑛夫人合影。这期间，黄源重访皖北新四军黄桥纪念馆，叶飞副委员长为他的著作《在鲁迅身边》题写书名，与刘白羽、秦牧、菡子在葛岭合影，又与陈荒煤合影，与浙江省文艺界同人林晓峰、钱法成、张娴、史莽合影，与江华在杭州汪庄，与林默涵在北京、与谭启龙在杭州，与老朋友、篆刻家钱君匋在桐乡的合影等。这一册还拍摄了黄源荣获第一届浙江鲁迅文学艺术奖奖牌、全国作协所颁参加抗日老作家铜牌的情况。此外，还收入他参加海盐张乐平纪念馆落成典礼上讲话，和九十岁时在书房所拍照片。他在1995年时的手稿《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真实记录了他为革命、为祖国走上文学道路的光辉历程，为文学家们的学习与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在1996年12月为富阳郁达夫中学题词：“祖国啊祖国，你快富强起来吧！”集中体现了这位世纪老人

渴望祖国尽快富强起来的美好愿望，也是对年青一代的殷切期望。黄源在 1994 年 6 月看望巴金时说要活到 97 年，看到香港回归；事实上，他俩不仅亲见了 97 年 7 月香港回归祖国，而且也看到了 99 年 12 月澳门回归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文学家、作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愿望，已经胜利实现了！

(六)《黄源写真集》第 6 集，继续反映黄源在九十年代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体现这位老作家、老革命家象鲁迅先生那样，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顽强拼搏精神，和德高望重、处事谨慎郑重的工作态度。照片中有这位老翻译家出席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情状，会上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副书记陈沂看望他老人家的像片，宣传部长王元化、副部长徐俊西看望他的照片，他与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亲切交谈的镜头，与出版家丁景唐、丁言昭的合影，他在陈毅铜像前的留影。1995 年 3 月，全国作代会上，他与作协书记翟泰丰在一起，与徐怀中、李准、陆文夫、王蒙、张光年、袁鹰、茹紫鹃、沈西蒙、杨沫等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此外，还收录了他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老战友于伶、陈修良、贺绿汀、草婴、梅朵的照片。1995 年 5 月 1 日，是黄源九十华诞，书中也展出了庆贺他九十大寿的热闹场景。

(七)《黄源写真集》第 7 集即最后一集，是他近三年中的生活和社交活动的真实镜头。其中有：鲁迅之子周海婴夫妇到浙江医院看望黄老，与省剧协同人同庆香港回归，7 月 5 日他与巴金在同庆

香港回归照片上签字，10月30日贺敬之部长看望黄源。4月28日在黄源藏书楼揭幕式上讲话并在捐赠清单上签字。9月6日在医院撰写回忆录，与夫人巴一熔、儿媳洪蓉芳、儿子黄平、黄伊林、黄明明、黄放放在一起的照片。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黄老应邀参加揭幕式，他所捐赠的部分书籍被珍藏在该馆“朝花文库”的“黄源专库”中。10月1日，他在浙江医院观看50周年国庆电视。2000年元旦，他在浙江医院十病区102室聚精会神地阅览当天出版的《钱江晚报》，迎来了2000年的第一天。2月5日，他又精神抖擞地迎来了新禧年的第一个春节，他儿子、《写真集》编者、摄影家黄明明又为他拍下了这很有庆贺意义的春节照片。从此，这位世纪老人、文坛寿星已经胜利走过了九十五个战斗岁月之后，历尽沧桑，几经周折，从此又进入了新的世纪。

据悉，《黄源写真集》编成以后，黄明明正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抓紧查漏补缺，力求精益求精，对解释说明词也进一步修改订正，以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定稿，送交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的心紧紧系在辽阔的田野上

林振汉

时代的浪潮和革命风暴，使我由一名普通的学生锻炼成为革命干部。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整整四十个年头。前二十年，大多身在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后二十年，辗转于城市的工业战线。

这就是说，把我一生中最珍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全部心血，倾注在祖国江南这块瑰丽的田野上。今以耳顺之年，缅怀往事，感慨万千。为此把这片断回忆作为自己在革命征途中的鞭策，以便更好地珍惜它，从而进一步发挥晚年余热，贡献给养育我的亲爱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

(一)

1949年7月，我刚从湖嘉公学出来。那时，江南一带的基层革命政权建立不久，迫切需要一批经过革命洗礼，热爱党的事业，年轻有为，刻苦耐劳，意气风发的革命知识分子，充实到各级基层组织。我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海盐县农村工作，在担任区、乡（社）领导的一段时间中，既属国家干部，又是农民一员，与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地生活在一起，基本上做到水乳交融。为完善解放后新的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埋头劳动，以增进党与农民之间的鱼水之情。虽然我当时的工作点，距区乡（社）政府所在地不远，我仍背着铺盖，住到一户农民的牛舍里，在牛栏旁边架上一张铺，效法鲁迅笔下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记得在牛舍的一段生活情景。牛是我唯一的邻居和伙伴，它每天随主人早出晚归，白昼劳动一天，晚上回来，就有成群结队的蚊虫飞舞进攻，它四脚伸缩，甩扬尾巴，哞哞鸣叫，好似求救于我，在此情况下，我总是从床铺上下来，点燃一堆稻草，复盖一层青蒿

之类的东西，学着当地农民做焖烟，来驱走这些如狼似虎的吸血飞蚊。这倒好，点燃了焖烟，反而把蚊子引到我的身边来，这也算是牵制敌人。牛舍内，牛尿的骚味很重，乍一来真是令人作呕，难以入睡。时间一长，不知是我与耕牛的朝夕相处，产生友谊，抑或是认识到厩肥是农家之宝，没有它，粮食就无法增产的思想起着作用，使我的嗅觉感应也有了改变，不但“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反而认为它是保障农业丰收的物质基础，而感到阵阵的泥土馨香。平时，我与农民一起劳动，撒猪羊灰、踏水车。严冬腊月，开河积肥。遇到台风季节或者刮风下雨，浙北水乡的田塍小道，泥泞路滑，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诗人咏叹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的田硬，最多摔几跤，变一个泥人，晚上回来，一经洗刷，平安无事。最怕的是过小桥（电灌用过河水泥管道），真是诚惶诚恐，小心翼翼，深怕一滑滑到桥下去，但又不能望而却步，否则就不能到达指定地点去完成预定的工作计划或者回到自己的住宿地。因此，我就作返祖运动，弯下腰来，伸出双手踮踮爬行。有时为了排涝半身浸在积水里庠水，并扶正秧苗。在水稻收割时期，我光着脚，赤着膊，为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时难免划破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被烈日灼伤的背，当时不感觉，事后疼痛万分，晚上不能仰睡，只能侧身而伏。我就是这样一股傻劲，在农村度过漫长的日日夜夜，我与农民之间一切都从大处着想，没有小我之分，只要能使粮食丰收，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充实国家仓库，实现毛主席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国富民强的战略措施，任何艰难困苦都能